

飞过蓝天

韩少功



韩少功

飞过蓝天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飞 过 蓝 天

韩 少 功

责任编辑：钟铁夫

装帧设计：郭天民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

*

198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04,000 印张：12.75 印数：1—22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667 定价：1.15元



目 录

同志交响曲·····	(1)
飞过蓝天·····	(30)
癌·····	(54)
反光镜里·····	(70)
道上人匆匆·····	(89)
人人都有记忆·····	(106)
风吹喇叭声·····	(123)
近邻·····	(159)
谷雨茶·····	(176)
晨笛·····	(202)
那晨风, 那柳岸·····	(216)
远方的树·····	(340)



同志交响曲

张 八 斗

雪峰象一位银发苍苍的老人，更象大海中陡拔的一座小岛，那垦区是漫漫无际的绿色海洋。海洋中有多少辛勤的汗水！它们被浪涛卷上岛岸，变成了雪——凝成了满岛的皑皑白盐。那么窝棚呢？是漂在海上的点点帆影吗？将军的汽车呢？是穿行于波峰浪谷之间的快艇吗？……

将军眯缝着眼，总感到这辆美式吉普开得太慢。喂！加速！还要加速？将军！已经够快的了！——但吉普还是加快了，颠簸得乒乒乓乓、摇摇晃晃。车子很陈旧，真担心它再遇上一个“浪头”，就会轰然散架。这真是当年挥师追击胡宗南的劲头呐！

嘎——吉普抖着沙尘，在D团团部门前停下来了。将军钻出车，拍拍灰，扬手大喊了一声：“恰（吃）饭！恰（吃）饭！”

接待处长有点哭笑不得。我的天！刚才在C团，眼看就有一桌菜了，炊事员已经把子鸡下油锅了，将军最喜欢的狗肉也炖熟了，但他看看手表，等不及，硬要抓紧时间再跑一个团。这下好，刚停车就喊饭；事先又没有通报，人家哪里有这样快的手脚？不过将军身后这些政委、副司令、处长、主任、秘书和保健护士，都知道将军的脾气。他下来视察总是要吃就吃，要走就走，性子急得很，最不愿意被接待干部牵着转。象这样的“突然袭击”，那实在是家常便饭。没说的，赶快到厨房里去张罗吧！

而且，将军现在确实饿了。

早上只扒了三两干饭，一上午马不停蹄，看了两个垦荒基地，看了防沙林带，将军亲自开拖拉犁了两趟地，听取了地方政府的汇报……刚

才，车过三连高粱地的时候，将军突然眉棱一耸，又大喊停车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将军扭开车门，径直朝路边的地里走去。那边，三三两两的战士正在整地、下肥。一个长脸战士端着一箢箕拌过粪的草灰，挺着腰一线撒过去，大风卷得草灰扬成一道灰雾，昏天黑地……

“不是咯（这）样搞的！”将军浓重的湖南口音，每个字都象是用劲咬出来的。他指着那个战士瞪起眼睛，“你那个扁担腰弯不下来吗？”

长脸战士眨眨眼，不知将军是谁。不过路边的吉普车说明了这位湖南人的身分，战士有点紧张。

“是咯（这）样搞的！”将军挽起袖口，上前接过箢箕，腰间一夹，一只手抓住粪灰，一撮撮往畦里施放。这样，粪灰施得匀，腰低了，肥料不易被大风卷走。

地里的战士都注意到这个老人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，满头大汗，跑过来立正敬礼：“报告首长，我们三连的工作有缺点，请您……”

“你是作田的出身啵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的兵，何解不晓得爱惜肥料？”将军指了指公路，“那边一线线，也是你们泄的吧？”

连干部望了公路那边一眼，脸红了，“……报告首长，我们想抢在雨前，把这片高粱种完，只愿图快……”

原来如此！将军没再讲多话，望望头上一片阴云，看看手表，又看看四周，转身对随行的人员说：“都过来！都过来！要落雨了，咯（这）里工夫紧，来帮一手！”

连干部急了：“首长，这……”

将军眼一瞪：“我是蒋介石的‘首长’吗？就只坐得汽车吗？”说完拿起一把锄头，朝前面去了……

一场“遭遇战”就这样插了进来。当高粱种完的时候，已是午后一点。冰凉的春雨一颗颗落下来，而将军一行人，张张脸挂着热汗。到沟边洗了手，洗不净粪灰的臭味。至于肚子里，当然是轰轰闹“暴动”了，车子一颠簸，格外饿得慌。——妈妈的！等下给我一头猪，我也吞得下！这是谁讲的话？是那个大胡子副司令？还是那个肥胖的白脸主任？……

现在，将军坐在团部办公室里。

这里没有人，墙角里堆着一些犁头、锄头叶子和花生种，空中有泥土气和羊肉气。干部们大概都出工去了。值班的也大概是去找头头报信去了。将军捶捶腰，感到浑身酸痛。碰他妈的鬼！进城

才几年，身骨就娇嫩了，这样下去何得了？将军最恨养尊处优，也怕手下那些师长团长们当老太爷，养肥一个肚子，养出一身官僚主义。那次他还和几个老师结伴到长安街去扫街。其实，扫街、开拖拉机、下粪灰，一双手做得了多少？关键是要带个样，让下面的“官”们少点“官”气……

将军想抽根烟，一摸口袋，那里布贴布，肯定是保健护士搜空的。这丫头，就会噘嘴巴，下命令，说他患有肺气肿，必须绝对禁烟。封锁得好死呵！时时搜索、拦截，家伙！真比国民党封锁延安还厉害！

随从人员的谈笑声留在门外，他们大概想让将军清静地歇一歇。这算是个机会。将军往桌上扫了一眼，打开几个抽屉，想找包烟，或是几皮旱烟叶，就是有几个烟头也好。可到处空空。旁边有张侧门，外边是哪里呢？走！搞点“小自由”吧，看看去！……

外面是一个空坪。将军想找到他们的猪场看看，忽然闻到一丝饭香，肚子里又嘀咕起来。一转念，朝食堂走去。不过他走错了，这是团部附近一个连队食堂。

厨房里没有人。大锅盖揭开，不错，锅底贴着一层黄糊糊的锅巴，正是将军所喜爱的好东

西。

他找来锅铲，毫不客气，“嚓嚓”两下，铲起一块大锅巴，卷成筒，一下就咬了个满口。厨柜门也打开了，里面要是有点辣椒萝卜之类的东西，那就更享福了！

“不准动！”身后一声吼。回头看，面前立着一个光头老汉，刚放下一担柴，手里的扁担，似乎成了逼向可疑分子的步枪。皱纹深刻的脸上，几根又枯又长的眉毛翘起来，象没脱光毛的马鬃刷子。目光凶狠狠地道：“你是哪个连的？跑到我们这里来翻箱倒柜，偷东摸西！”

他不认得将军。也难怪，将军又瘦又黑，麻线布鞋加便服，还沾了些泥灰，哪象个当年的兵团一号首长，现在的国务院领导呢？

“你是哪个连的？说！”对方的扁担逼得更近，“上次偷猪油，偷辣椒，气得我差点吐血。今天好，我张八斗总算抓住了一个！”

不知是锅巴塞了口，还是这场误会可笑，将军没答话，只嘿嘿一声。

“你还笑？偷了什么？快放下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

看来不容易说清楚。将军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脚已经向门边移动。

“你还跑？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炊事员抢步来追。将军一边笑，一边躲闪，一边还大口吞锅巴。不料稍不留心，一脚撞倒一把锄头，锄头落下来，叭地一声打破了一个瓦坛子，真可惜！

这个意外帮助了张八斗，他已经抓住将军的手腕了，但似乎晚了一点——锅巴已经全部塞到将军口里去了，只有两颗焦米还沾在嘴边。炊事员火气更旺，扁担高高地扬了起来，不过终究只是扬起而已，并没落下来……

“你这位老兄，哪里这样不自重？今天算我积阴德，棒下留情。要是个毛头小子，不打得你屁股肿上两寸才怪哩！好吧，跟我张八斗老老实实写检草（讨）去！”

“老同志，算了吧……”将军眯眯笑。

“你老实点！”

没办法，将军被押回厨房。炊事员找来一张日历，取下耳背上半截铅笔，朝将军面前一摆，然后一屁股坐下，咕噜咕噜烧起了水烟筒，头也不抬地发布命令：“你写吧，老老实实交待：你是哪个连的，姓甚名谁，到这里偷过几次东西了，还要挖挖资本（产）阶级思想……怎么？你还不动手？”他瞪了一眼，纸煤子点了点白纸，“不要装蒜！少在真佛面前烧假香，写！”

这股倔劲，在将军看来十分可爱，但又逼得

自己无可奈何。瞄瞄门外，熟人们呢？那个跟踪最勤最紧的小护士也没有影，这下怎么解围？怎么脱身？他笑了笑，拍拍脑袋，咬咬牙关。好，写就写吧……

正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震天雷一般的声音：
“司令员！司令员！他妈的，你们还算个活人？把个司令也丢了！”

将军一听，知道是潘大年来了。这位黑旋风师长，嗓门还是当年那样大，象一面破锣咣咣响。那时每次打电话，都把将军的耳朵震得嗡嗡响；战场上喊一声“杀”，也象榴弹炮开了火，喊得战士们血往上涌……

“潘大个，我在咯（这）里！”

门开，熊腰虎背的潘大年，差点挡住了整个门。他大嘴一咧，浓眉一跳，“呵呀”一声扑上前来握住将军的手，“我的老司令，你‘埋伏’在这里呵？”

这场面搞得张八斗懵了头，眨眨眼，一把拖住师长：“他，他是……”

将军忍不住仰头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啊！你是……哎呀！”张八斗红着脸也笑了，赶紧抹掉凳子上的柴灰，“你快坐吧！我张八斗有眼无珠，该打该打……”

“你不该打！要是你不管原则破坏制度，那

就该打！是不是？”

.....

又一阵笑声滚过后，将军“得救”，步出厨房了。临走时他记起一件事，拍拍衣袋对潘大年说：“喂！你带零钱没有？给我赔个坛子！”

潘大年毫不在乎地一笑，“看你说笑话！这个烂坛子还算钱？算了！”

将军眼一瞪：“胡说！你好大的口气？快交钱！”

师长眨眨眼，掏钱时脸红起来……

潘大年

潘大年对将军这次突然出现有点紧张。他在将军手下当过侦察员，排长，连长，营长……得过将军多次表扬，但挨骂的次数更多。记得第一次见面就是“不打不相识”。那是在晋南吧？十七岁的潘大年第一次行军，碰上大雪，浑身冰壳象银色的铠甲，走起路来咔咔响。“原地休息”的号声刚吹响，潘大年就赶紧烧起一堆熊熊大火，烤手烤脚。这时将军咬着一卷冷锅巴来了，推了他一把：“你的脚还要不要？赶快起来活动活动，不准烤火！”潘大年眨眨眼，没有动。他不知道眼前这位湖南人是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坐下来烤

火。他现在又冷又累，实在不想动了。“你还不起来？”将军来拖他。潘大年依着刚入伍时身上那点野气，嘴一噘，咕咕哝哝还是不起身。叫得他心烦了，索性腿一伸，在火堆边躺了下来。将军火气直冒，骂道：“你不起来？我要把你打起来！”一扬手，一马鞭抽在潘大年的棉袄上，气得潘大年跳起来大声骂娘。要不是连长赶来，潘大年只怕还要抄起枪托去报那“一鞭之仇”哩！

将军心好，潘大年事后才知道。可将军发火时的那样子：脸色铁青，眼光灼灼逼人，腮帮绷紧，牙关咬得咯咯响，实在令人心惊肉跳。难怪当年连不可一世的张国焘、陈昌浩都有点怕他！天知道，将军这次来视察，给潘大年带来的是甜还是苦？

上午，将军到师部。垦区师级以上的干部都来了，工作汇报会马上就要开始。会议室里，头头们有的交头接耳。有的一边用筷子戳着窝头凑到火炉边烤，一边埋头准备汇报提纲。有的则在使劲摇电话，找下边要什么统计数字。还有的大概太疲倦了，把沾有泥块的军大衣一裹，躲在墙角闭目养神。屋里充满着浓烈的烟草味和男人的气息。

三点正将军出现在门口。他披着一件旧棉袄，满面红光，象刚喝过酒，举止随便大方。等身边

的兵团政委也坐定后，挥挥手，开门见山道：

“嗯？哪一个架场先讲？”

有椅子挪动的声音，有翻开笔记本的沙声。兵团政委朝潘大年丢了个眼色，潘大年首先站了起来。尽管秘书写了汇报提纲，自己又准备了半天，但现在对着百来双眼睛，仍然有点紧张。咳了好几声后，一套背熟了的开场白变得结结巴巴的。要是录成文字，真不知标点该怎么打。“……今天，我们敬爱的，司令员，国务院，首长，吭，来我们垦区，视察！这……吭吭！是对我们最大的！关怀，最大的鼓舞！……我们，全师官兵……”

将军敲敲桌子：“潘大年，你什么时候成了孔夫子？变得文诌诌的了？客气话恰（吃）不得，精简精简嘛！”

这一横炮，打出一片议论声。潘大年脸一红，更紧张了，额头上隐隐沁出了汗珠。“好吧，我讲实际的。第，第一点，我师屯垦一年来，打，打开生产局面的做法和成绩……”他从一年前谈起，部队从朝鲜战场归来，怎样到这里安营扎寨；然后，剿匪、安民、开荒。那是什么时候？风暴掀倒了窝棚，飞沙淹没了幼苗。哦，部队情绪怎么样？当然有人不安心，教育嘛！工具呢？架起红炉，自己打自己造，好多干部都成了

铁匠……

将军对工具有了兴趣。“铁呢？”他问自制工具的材料，两个字象两块铁锭。

“我们收了些废铁，也拆了些重机枪的挡板，迫击炮的炮架……”

嘣——将军一拳震翻了茶杯，瞪着双眼站起来，“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要把你——关起来！”

好象整个世界都凝结了，寂灭了。

又是将军的吼声：“你这个家伙，武装都不要了？你不要，我要！毛主席要！”

“我想……”潘大年脸白了。

“你想什么？你想敌人都死绝了？帝国主义怕了你潘大年，再不来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谁都为潘大年捏了把冷汗，不少人憋住呼吸，好象一呼吸就会引爆万吨无形的炸药。寂静压得潘大年腰杆发软，心发慌。

将军还没坐下，大概火气未消。只有兵团政委熟知将军的脾性，情急生智，一个劲朝潘大年递眼色，那意思很明显：往下说！往下说呀！还等着挨骂吗？

“吭！”潘大年终于鼓起了勇气，“我继续汇报吧，关于水的问题……”

将军不便打断，好容易坐了下来。他似乎感

到烦闷，手不自觉地往衣袋里去摸烟，又转身朝门口的小护士打手势，做了个抽烟的动作。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三次讨烟了，而小护士也第三次向他摇了摇头。

将军眼一瞪，拉拉棉袄要起身。

仍然无济于事。护士噘着嘴噤噤地走过来，手往桌上一压——啪！送来的不是烟，是一把花花绿绿的水果糖。

这个小动作引来一片嘻嘻的笑声。将军无可奈何，剥了一颗糖进口，挥挥手，“不要笑！潘大年，你继续讲！”

感谢笑声，缓和了紧张空气，让潘大年松弛了一下神经。他定定心，终于从容地进入了总结阶段：“……全师去年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。尤其是D团，苦战八十天修起了‘八一水库’，收粮食一百五十万斤，超过计划八成。部队建了宿舍，俱乐部，合作社，还救济了本地灾民，捐送的粮食估计大约有二十万斤……”

这个成绩令人惊叹。将军似乎有点不相信，敲敲桌子，“估计？大约？到底是好多？”

潘大年搓搓手，“是，是……”

“同志，要实事求是！”声音中明显含有怀疑。

潘大年脸红了，翻了翻笔记本，搔搔脑袋，